

白头吟

司马青云著



白头吟

司马青云 著

(中)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十一章 神功发生死之际

柳大木的功力深厚，招式尤见新奇，不过因为夸口在先，所以每一攻势，都是取他的肩膀，臂弯。

韦光得到三老转注功力，虽不如柳大木深厚，勉强尚能挡住，只是吃力异常，没有几招，即已累得满头是汗！

幸好他只须保护住双臂不为对方不乘，所以还能支撑住，尤其是千叶拳法中守多于攻，大致还不十分吃亏！

柳大木连攻数招，俱被韦光化解开，不禁心中有些恼火，而且他认出千叶拳法是白家的招式，乃冷笑回头道：

“白兄真疼女婿，居然连祖传功夫都当嫁妆了！”

白啸夫脸上一红，没有作声。

白纫珠在旁道：“柳伯伯！你也该歇手了，你是个长辈，交手二十招，还没有分出胜负，你不输也算输了！”

柳大木被她说得气往上冲，厉声叫道：“白家的千叶拳并不是天下绝学，这小子虽得你爸爸传授，老夫却不信奈何不了他！”

说时掌法一紧，异招迭起！

光韦但觉他的掌突然多了起来，有时仿佛觉得对方有十几只手似的，分开捉拿他身上的要穴！

白纫珠急得大叫道：“韦哥哥！小心，这是观音掌，你别被幻像迷住了，只要顾住两臂就行了，他不会打你别的地方的！”

韦光闻言心中一动，暗想怪不得有这么许多手，原来是

仿效千手观音所创的掌式，这姓柳的当真不易应付！”

心中在动念头，手上却依着她的吩咐，专门注意袭上双
臂的掌式，放弃其他的部位不顾！

这一来果然减轻了不少压力，柳大木虽然使尽观音掌
法，目的却在诱使他分心而取他的双臂。

韦光避虚就实，使柳大木徒然虚招连连，却完全失去了
诱敌的效果，依然无法攻到他的双臂。

柳大木朝后冷笑一声，却是针对白绛珠而发。

白绛珠沉声叱责白绛珠道：“丫头！你韦哥哥自己知道
对付，要你多什么嘴！”

他知道柳大木的心性，本来他只想赢过一招半式，挽回儿
子被折辱的颜面就够了，但若久战无功，很可能会恼羞成怒，
不再顾全身分，就会使出煞手，那时这局面便难以挽回了！

果然柳大木一连攻出几招后，俱被韦光以拳势化开，脸
色愈加阴沉，冷笑一声，掌势突然加厉，挥拍出去！

这一掌取的是腰下，韦光守住先前原则，根本未予理
会，谁知柳大木这一次居然用了实招。

他显然已经打出真火，拼着丢人现眼，自毁先取臂后伤
人的预言，存心要这个小伙子的性命了！

韦光骤觉劲风临体，才觉得不妙，可是这时已然不及，
因为对方的掌势刁险之极，根本不容许作躲避之想！

白绛珠暗叫一声不妙，却是来不及出手抢救！

“啪！”空中一阵脆响后，一条人影捧着手飞了出来！
众人俱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人竟是柳大木！

韦光仍好好地站在这场中，一脸愤色！

白绉珠首先拍掌叫道：“好招式！妙极了！”

柳大木寒着脸，阴沉地道：“白兄传的好招式！”

白嗽夫也颇为难地道：“柳兄！这一招不是小弟所教的！”

原来韦光在危急之际，突地手臂向下一沉，曲肘用肘尖直朝柳大木的掌上撞去，两下迎个正着。

那声脆响就是因此而发，肘骨为人体最坚硬的部份，柳大木纵然功力深厚，以肉掌相抵，也吃了一点小亏。

何况韦光所撞的部位十分巧妙，刚好切着他的掌背有骨之处，柳大木骤觉一阵火辣疼痛，才抽身跳开！

原来韦光这一招的确得自祖传，不过不是韦明远所创的，这一招名叫云槌，乃是耳无双的精心绝技。

当年韦纪湄化名战隐，领袖神奇旅时，也曾借之挫强敌于不意之间，然而习者无多，韦明远也觉得这一招很有用，学会后教给了朱兰，朱兰又教给了韦光兄妹，想不到今天又派了一次用场！

韦光在急切之间，突然想起了这一招，虽然逼退了柳大木，心中却是愤怒的，凛然对着柳大木道：“前辈出手如此狠毒，不知是何居心？”

白绉珠接着道：“是啊！你说过要先折断他手臂的，打不过了就阴下毒手伤人，哪里像个做长辈的样子！”

柳大木铁青着脸怒道：“老夫与你们韦家无亲无故，不够资格作长辈，交手之前，老夫虽然扬言取你手臂，你却并不领情，怎能怪得老夫！”

韦光怒道：“晚辈虽未接受，前辈出而反而，实在不够光明！”

柳大木怒吼道：“小子！我看你狂到几时！”

吼声中，身形暴起，掌劲有如山崩地裂，直往韦光头上罩去，韦光脸色一动，知道万无可避，只能伸手抗拒！

“蓬！”又是一声巨震，柳大木的身子再度被弹了开去，而韦光的身前却多出一个人，这人正是白啸夫！

原来他看出柳大木这一击已用上全力，远非韦光所能抵挡，情急之下，只得代他接了一掌！

柳大木立定身形，才发现是白啸夫，不觉怒声道：“白兄也要跟小弟为难了！”

白啸夫歉声道：“柳兄与小婿只是一点误会，何必要生这么大的气！”

柳大木指着韦光道：“今天我若不毙了这小子，誓不为人！”

白啸夫不觉一怔道：“韦公子与小女已有白头之盟，柳兄难道要小女终身守寡不成，尚望柳兄念在小弟薄面，放过他吧！”

柳大木怒道：“白兄是只要女婿不要朋友了！”

白啸夫也有点生气地道：“假若今日之事完全曲在韦公子，小弟自然不便插手，可是韦公子一再容忍，柳兄未免逼人过甚！”

柳大木脸色一变道：“白兄认为兄弟错了？”

白啸夫点头道：“一切事均由小弟目睹，柳兄似乎是理屈一点！”

柳大木伸脚一划，他身前的石地上立刻现出一道深痕，足见他功夫之深，然后才沉着脸道：“从现在开始，我们两家的交情完全作罢！”

白啸夫一怔道：“白柳世代之交，柳兄何必这么绝情！”

柳大木嘿嘿冷笑道：“姓白的！你说得真好听，世代之交，却还不如一个才来几天的陌路人，交上你这种朋友，算是我柳某瞎了眼！”

白啸夫气得脸色发白，厉声道：“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柳兄既然不齿小弟之为人，此地也不敢贱辱尊足，贤父子请回去吧！”

柳大木一翻眼道：“姓白的！你是在下逐客令了？”

白啸夫凛然道：“不错，交谊已绝，柳兄再无留此必要！”

柳大木冷笑道：“假若我不想走呢？”

白啸夫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赖皮话来，多年老友，他实在不忍心翻脸成仇，半晌之后，他才忍住气道：“那就随柳兄之意好了！不过请恕小弟不再奉陪！”

说完他招呼朱兰韦光等人准备离去。

柳大木厉声叫道：“慢着！你叫那姓韦的小畜生留下来！”

韦光忍无可忍，猛地回身道：“前辈还想怎么样？”

柳大木怒声道：“要你的狗命！”

韦光攘臂就想上前，白啸夫一把将他拖住道：“回去！别理他！”

韦光不敢违拗，忍住气又回过身来，柳大木朝声大笑道：“韦明远一生侠名，虎父却生了个犬子！”

韦光痛苦地对白啸夫道：“岳父！我不能替家父丢人！”

白啸夫沉声道：“他是在故意激你呢！你功力不如他，交手时一定吃亏！”

柳大木又高声笑道：“因儿知父，韦明远一定也是个无胆鼠辈！”

韦光忍无可忍，挣脱了白啸夫的手，返身前奔，扑向柳大木，白啸夫抢过去，挡在他的面前道：“回去！由我来对付！”

韦光踟蹰地道：“岳父，我……”

白啸夫脸色一沉道：“你敢不听我的话！”

韦光只得退后，白啸夫改向柳大木道：“柳兄！你我虽然绝交，小弟心中仍是异常尊敬柳兄之为人，但是柳兄如此行径，未免令小弟失望！”

柳大木冷笑道：“姓白的！你怕女婿吃亏，想代他出头是不是？”

白啸夫正容道：“不错！我是他的长辈，此地是我的家，不管什么事，没有他出头的份，柳兄冲着我来好了！”

柳大木阴笑一声道：“很好！你替他赔我儿子的手指来！”

说完身形疾速上冲，一掌斜挥，对准白啸夫的肩头上拍下来，掌心中涌出一片蒙蒙的黄色光雾！

白勿珠睹状惊呼道：“七宝神功！”

白啸夫神色凝重，也是一掌迎上，掌劲中隐隐有青气透出，两股掌劲相交，唯闻一阵闷雷似的轻响！

整个大地俱为这两种暗劲相触而震动，连周围的树木都簌簌发抖而落叶缤纷，如是相持片刻。

柳大木突地脸色苍白，抽身退后，步伐踉跄。

他的两个儿子立刻上前扶着他。

柳大木挥手将他们推开，目注着白啸夫道：“姓白的！想不到你把功夫藏得这么好！”

白啸夫微微一笑道：“柳兄一向将七宝神功认为无敌至功，兄弟不好意思扫兴，其实武家切忌自满，应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柳大木脸色变了良久，才恨恨地道：“姓白的！你最好现在杀了我！”

白啸夫摇头道：“我们并无深仇大怨，兄弟犯不着如此做！”

柳大木厉声道：“现在不杀我，将来就有你后悔的日子，由此刻起，我柳家与你们白韦两门，仇恨永无尽日！但愿今后我们在江湖上不要碰头！”

白啸夫一怔道：“柳兄难道要违反家规，侧身江湖不成？”

柳大木厉声长笑道：“家规曾命令我无论如何，不得与你们白家结怨，我已经犯了，要犯就犯个彻底，今后柳家庄的产业我都送给你了，可是日后若是你们两家的人，在江湖上突然暴卒的时候，紧记着那是我做的！”

说着率同柳树柳枝弟兄，返身迳自去了。

白啸夫望着他们的身影在松林处消失时，脸上不禁罩上一层深深的忧色！不住的叹着气！

韦光歉疚地道：“多是小婿不好，惹得岳父破坏了多年的友谊！”

白啸夫摇头叹道：“不能怪你，柳大木本人刚愎自用，

我早就觉得此人不可深交，只因祖上的情谊难却，我才敷衍他，以前我一直让着他，所以他以为我不如他！其实以他那种心性，纵然家学渊源，也难有所大成！”

白勿珠却高兴地道：“这不是正好吗？您这下子走了个讨厌的朋友，可以安安静静的生活了，免得他三天两日的来吵您一阵！”

白嘴夫仍是长叹道：“丫头！你知道什么，他这一气而去，将来永远缠夹个没完，而且还跟韦家也结上了仇，我倒无所谓，替你未来的公公平白添上个大冤家，叫我怎么对得起他！”

白勿珠不说话了，倒是朱兰道：“此事由小儿而起，纵然拙夫日后遇上麻烦，也怪不到亲翁头上，而且拙夫行踪无定，也不见得准会碰上他！”

白嘴夫沉思片刻，才对韦光道：“贤婿！事情既已如此，徒然怨悔无益，你还是用心把功夫练练好，将来若能自行了结此事，不麻烦到令尊，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如属必要的话，我也无法置身事外，少不得要到江湖上去走一趟了！”

韦光默然受教，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 □ □
七月！这恼人的季节。

炎阳迫人，到处都是一片热浪，即使是寒冻封原的关外也不例外，除了长白山头那一点亘古积雪外，山下仍是热得可以，尤其是土都干了，变成了灰，染上了汗，给行旅入手添了无限麻烦！

在去往长白山总坛的大道上，这时蹄声得得，来了四匹

骏马，马跑得很快，扬蹄掀起一片黄雾！

奇怪的是马上的人却都很干净，他们既不出汗，那蓬起的土尘也沾不上他们鲜明的衣服！

这四人正是朱兰、韦光、韦姍与白绉珠！

韦光大约化了一个月的时间，将白家的技艺都学得差不多了，所欠缺的只是运用的熟练而已。

那必须在打斗杀伐中才能体会的！还有就是功力与火候，那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幸致的。

朱兰惦记着长白之行，怕杜念远又玩出什么新的花样，故而立刻匆匆地赶了来！韦光当然是要跟着走的！

白绉珠是不愿意离开韦哥哥，白啸夫认为白绉珠日后少不得也要闯荡江湖，干脆让她先出来历练历练！

骏骑轻舟，再快也化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赶出了关，这一路行程对三个年青人说来都是新奇的。

朱兰是旧地重游了，自难免感触万千，幸而三个年青人不住地间长问短，才排遣掉她的许多离愁！

将近总坛之际，戒备十分森严，那些人好似早已认出来人的身分，态度都非常尊敬。

白绉珠笑向韦光道：“你哥哥好神气！”

韦光叹息着道：“大哥在我们很小时，就已离家出走了，我们兄弟间实在很少联系，我也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了！”

白绉珠笑着道：“据传闻中他是个美男子，艳事频频，与……”

底下的话她没敢说，朱兰已笑着代为接口道：“与他父亲一样，这是他们韦家的两大特色，男人都长得很神气，自

然也容易得到女孩子的垂青！”

韦光有点着急地道：“娘！你怎么这样说？”

朱兰微笑道：“这本来就是事实！”

韦光正容道：“我不敢批评爸爸与大哥，但是我决定从一而终！”

白绉珠颇感欣慰，朱兰却轻轻一叹道：“孩子！话不要说得太满了，有时事情的发生并不能由你自己作主，你父亲不是好色的人，他对山主情义始终不渝，可是他终于娶了我，而且是为了山主而娶我，而娶我之后，并不影响他对山主的深情！”

白绉珠颇感兴趣地道：“伯母！您跟伯伯的事究竟是怎么样的……”

朱兰微带伤感地将自己的往事说了一遍，从第一次在小店中替韦明远疗毒开始，毫无一点隐瞒。

这些事连韦光韦珊都未曾得知，是以听得十分神往！

朱兰感慨地说完之后，才对韦光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

韦光迟疑地道：“孩儿不知道！”

朱兰微微一笑道：“我要你明白：一个女孩子爱一个值得爱的男人并不可耻，希望你将来遇上类似的情形别做得太绝！”

韦光垂头不语，半晌才道：“我也许没有那种机会吧，我比爸爸差多了……”

朱兰道：“正因为你太象你父亲，我才这样告诉你，一念成怨，会演成终身的仇恨，你父亲就吃够了这种苦！”

白绉珠听得大为感动，痴痴地道：“韦哥哥！伯母的话

对极了，你应该好好地记住，我不会嫉妒的，可是我不愿意恨你的人太多！”

朱兰朝着她微笑道：“很好！有着这份心胸，你才配当韦家的媳妇，身为女人，我们就应该替别的女人想一想……”

她的话还没有完就打住了，因为在远处驰来一骑疾马，而且总坛也遥遥在望了，一催坐骑迎上去。

来人是个劲装而精神矍铄的老者，很远就抱拳道：“夫人别来无恙，徐刚候安！”

这人正是入云流星徐刚，当年身任神骑旅的副首领，权倾一世，忠诚方正，正是杜念远最得力的助手！”

朱兰微一欠身道：“有劳副首领远迎！念远呢？”

徐刚下马恭身道：“夫人正在总坛相候！”

韦光不高兴地道：“大嫂该自己来迎接！”

朱兰微一摆手道：“光儿！别孩子气！我虽然在名份上是她的婆母，可是以梵净山的地位来说，她仍是我的小主人！”

徐刚歉疚地道：“夫人因为身在江湖，不得不按照江湖规矩行事，特命老朽代致歉意，敬请韦夫人原谅！”

朱兰微笑道：“没关系，我们去见她好了！”

徐刚一恭身道：“老朽敬为前行！”

他可没有敢再骑马，牵着绳缰在前面走着带路，途中的帮众见他们走过，俱都一一躬身致礼，十分尊敬。

朱兰边走边问道：“纪湄有消息没有？”

徐刚恭敬地答道：“首领未死的消息已经证实，夫人在昆仑山中，已经见过面，而且韦大侠与杜山主都到了那

儿！”

众人俱都一动，朱兰急忙问道：“明远找到山主了？”

徐刚点头道：“是的！详情只有夫人知道，老朽也不太清楚！”

朱兰非常激动，座下的马自然地催快了，徐刚从容地跟着，步伐并未加快，显见他的功力也进步多了。

行到总坛之前，朱兰等人飘身下马，杜念远盛妆而立，旁边站着曾经化名蝴蝶红的祝家华。

朱兰快一步，握着杜念远的手，颤着声音道：“念远！你好！”

杜念远也仿佛有些激动，二人相视良久，一时多少前尘往事，都浮起在二人胸中，感慨万端！

韦光与韦珊都是在很小的时候见过杜念远，此刻还有点印象，可是他们心目中的杜姐姐已是另一付姿态了。

韦光首先上前作了一礼叫道：“大嫂！”

杜念远望着他，脸上浮起笑容道：“哟！小光！小珊！你们都这等大了，真是想不到，在我的想像中，你们还是一对爬在地下的小顽皮呢！”

韦光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小顽皮总会长大的！”

杜念远手理鬓角道：“难怪我老了许多，岁月真是不留人！”

韦珊望着这个已经成为大嫂的杜姐姐，心中在奇怪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子，怎么可能会成为天下瞩目的闻名人物，杜念远却十分高兴地邀请他们进去，朱兰也顺带地介绍了白绉珠。

杜念远非常喜欢的握着她的手笑着对韦光道：“恭喜

你！光弟弟，得着了如花美眷，本来我还准备把两个女弟子介绍给你的，这下子算是白操心了，这个弟媳妇比我那弟子美多了，你可得专心一意地爱她，别像你哥哥那样！”

韦光连忙问道：“大哥怎么样了？”

杜念远轻叹一口气道：“他很好，六年前没死，躲到宫里招上驸马了！”

韦光动容道：“大哥何至於如是！”

杜念远轻叹道：“这倒不能怪他，他是被人迷失了本性，丧失记忆，并不是故意绝情，这次在昆仑山见到了他，虽然明白了他的身世，却没有恢复记忆，能不能再回到我身边就很难说了，反正我是守定他一辈子！”

韦光怔了一怔又问道：“听说你还遇见了我爸爸跟杜姨姨？”

杜念远点头道：“是的！韦伯伯先到，我娘是跟纪湄一起来的，那次昆仑山之会倒是挺热闹，只可惜我无法久留，没有多谈！”

朱兰紧张地问道：“他们还好吗？”

杜念远道：“都不错！虽然容颜已老，两颗心依然是年青的，那地方风景绝佳，他们也许会小住一阵！”

朱兰感慰地叹道：“但愿他们就在那儿终老吧，这一生他们已够苦的了！”

杜念远微笑道：“朱姨姨，你就不想韦伯伯了吗？”

朱兰凄楚地一笑道：“明远留下一双儿女给我，已经够慰我寂寞的了，明远与山主的那份感情，我们实在没有权利去求分享！”

杜念远跟着一叹道：“红颜薄命每因痴，这几个字害苦

了我们女子！”

朱兰随之黯然，连白勿珠韦珊却有点泫然欲泣之意！

杜念远跟白勿珠不太熟，对韦珊却颇有好感，以前在梵净山中，她也经常逗着她玩，微笑揽着她道：“傻丫头，你年纪青青，没有经过情牵孽缠，难过什么？”

韦珊撅着小嘴道：“听见你跟娘说话，觉得做女人太苦了！”

杜念远笑着道：“你爸爸是天龙派掌门，你哥哥是神骑旅的首领，那个混帐小子敢给你气受，我先宰了他！”

韦珊破颜一笑道：“大嫂！你好厉害！”

杜念远笑着道：“我是个出了名的母老虎，你到江湖上打听一下去！”

韦珊道：“不用打听了，在武当山上我们已经见过你的威风了！”

杜念远眉头一皱道：“那般混帐道士简直该杀，敢跟我搭臭架子，那天幸亏你们在那儿，否则我绝饶不了他们！”

朱兰神色一动，还没有开口，杜念远已反问道：“朱姨，你们怎会在武当山上的！”

朱兰道：“我因为久不得明远的讯息，所以才带着孩子们出来找找看，因为武当现任掌门青木跟明远有旧，随便一访！”

正说之间，忽然一个少女进来恭身道：“启禀夫人，凌师兄与孙师姐回坛复命！”

朱兰认识这少女正是在武当山上见过的邢洁。

杜念远轻嗯一声：“他们完成任务没有？”

邢洁道：“孙师姐把人带来了，凌师兄没有？”

杜念远眼中扬起怒气道：“没用的东西，叫他们进来！”

邢洁答应着出去，不一会儿，凌寒冰同着一个年青女子进来，后面另外跟着一个中年女尼！

凌寒冰首先率同行礼道：“弟子参见夫人！”

杜念远哼了一声，转身对那女子道：“孙霞！这是你请来的人？”

那个叫孙霞的女子恭身答应道：“是的！这是峨眉新任掌门法慧师太！”

杜念远不悦地道：“天心师太呢？”

那女尼合什道：“天心师伯已经谢绝尘世圆寂了！”

杜念远微微一动道：“什么时候的事？”

法慧道：“正是接到夫人邀柬之后一日，敝门因为超渡天心师伯，举寺诵经，需要小尼主持，是以未能躬克如约！”

杜念远这才一欠身道：“原来如此！这倒是我误会了，我本来还以为贵派不齿神骑旅，不屑於前来呢，掌门人请坐！”

法慧合什谢礼：“多谢夫人，不过小尼此番前来，并不是以掌门人身份，峨眉自从泰山会后，天心师伯痛於先师上明下心，因武殒身，禁止再谈武事，小尼仅是峨眉寺院住持而已，由于不解武功，是以在路上耽搁了很久！”

杜念远不觉一呆，问孙霞道：“有这会事？”

孙霞恭身道：“不错！峨眉尼僧虽然略解武功，那只是粗浅的健身功夫，连伏魔剑法都已经失传了！”

杜念远哼一声道：“既是如此，你请法慧师太到静室安息吧，过几天再派人送她回去，真没想到会这样结果的！”

法慧合了一什，口宣佛号，跟在孙霞后面走了，她漠然